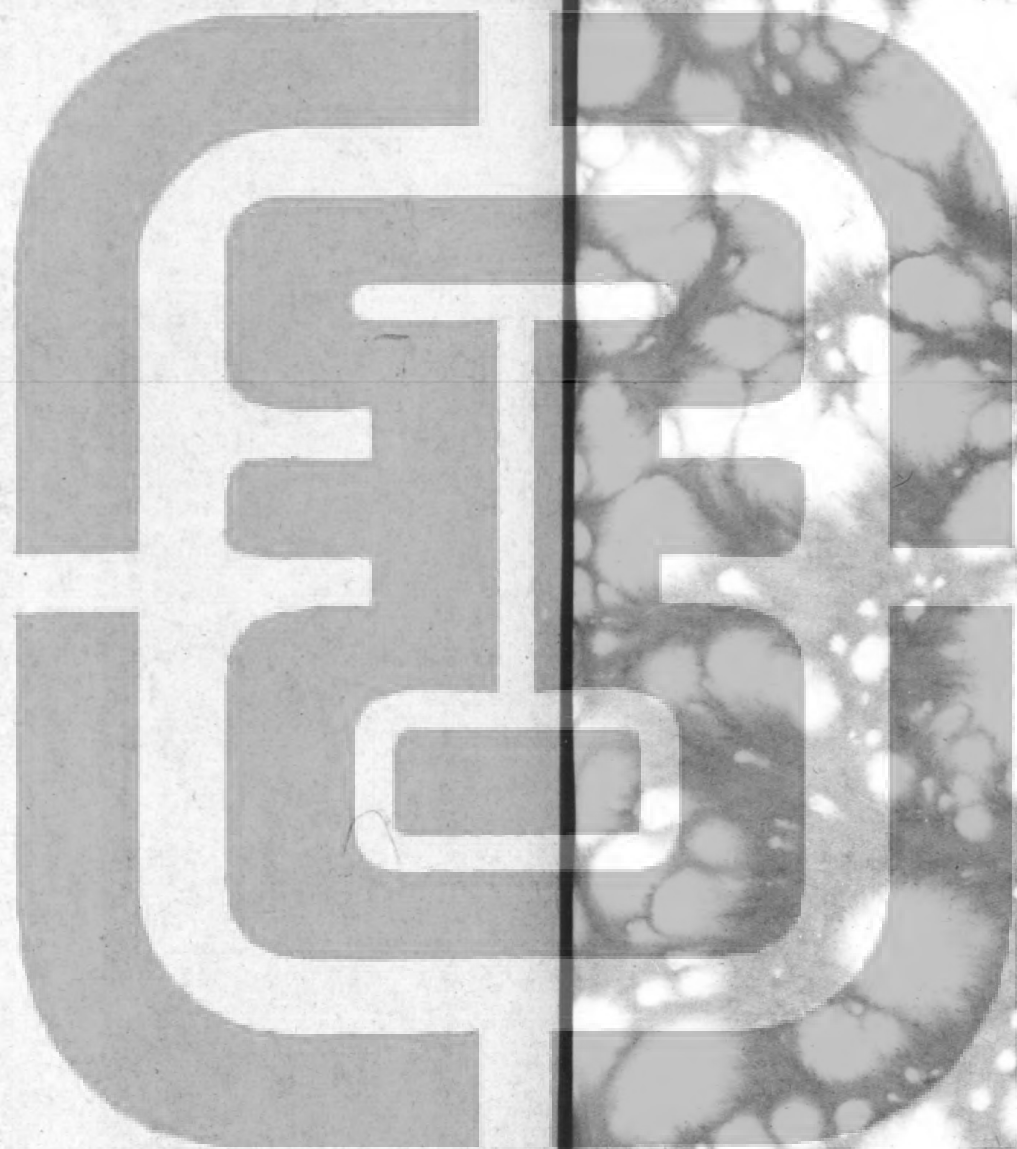


序

寶菴集



寶菴集卷之十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序

贈兵憲餘干李公擢浙省叅政序

代家君

李公之守湖州以治行第一遷三吳備兵使者當公爲湖州有威嚴聲吳人士逆懾公相與憂其太猛就而質余余昔副憲嶺右而公適以待御節清戎以職事獲私公知公深則爲具言公端靖持大體慈廉愛人其天性也卽有所繩切

必豪右大猾能撓公治者耳獨柰何以霜雪廢
公雨露耶且隨俗制變一張一弛公固饒爲之
吾屬何患焉問者謝曰乃不知公妙用若是比
公蒞吳延見士大夫采覽謠俗迺一切以寬輔
法而行悍民墨吏頗時有所摘發以示得情然
不純用三尺也吳賦甲天下歲比佐吏爲虐民
用膚立有愁苦亡聊之心又鄰壤多故脫巾揭
竿變在呼吸人情騷動公提身肅軌益務以寬
靜填之歲合筴兩臺使者請蠲請賑爲元元乞

旦夕之命無寧月也規調兵食以儲胥黔首文
武吏士恒以精神提衡其上無寧日也數十郡
縣方地千餘里身勅于拊循而慮殫于籌畫無
寧晷也使有所興革其便於民公固緣而暢
之其不便於民公則婉而劑之民情有所弗得
而請其信於上公究而宣之若弗及其弗信於
上公亦批郤導窾令其必伸蓋先是用事者務
以深文督責爲治外吏自監司以下大抵好繁
立科條濕束守令及頒行諸民間以爲名高培

擊腹削無已時民不堪命所繇來遠矣自公下車三載于茲藉令今日畫一議明日創一令以驚奇釣名豈必後人然而俗吏塗民之耳目巧宦逢上之風指皆公義所弗爲所得爲者公固已獨運而陰辦之矣是故其屬吏知公易事而已其大吏知畫諾仰成而已至其士民熟於清淨寧一之教卽鄉時懾公者亦莫不委心而庇公之宇下以爲父母而及其遷爲浙之叅政以行也則又相與咨嗟追公治狀若不能一日畱

公以爲憾人皆以公爲能去猛而就寬也夫公不以煦嫗小慈市德於下明矣其不必偏私吳人易轍而治又明矣惟其誠心一德炳於治體恩雨露而威霜雪迎機而制之以治湖則治以治吳則治公亦何意乎必爲此不爲彼哉然則鄉之疑公猛者固爲失矣今第以寬故稱公亦未爲悉公者也昔者黃次公守潁川以治行尤異入爲大官至位宰相顧其功名損於治郡時張子高再治京兆最稱任職然議者以爲材輕

非師傅之器彼能爲寬而不能爲猛能爲猛而不能爲寬取爲小治而未覩大體此直一吏任耳以公之材剛柔正直惟所施用真大臣器異日者以中丞之節填吳猶之乎今日之李公也猶之乎今日之所以治吳者也無弗任矣又進之爲股肱大臣坐廟堂佐天子出令其爲李公猶故也特以其治吳者治天下而已矣其功名豈直無損而已諸大夫咸言曰公卿者稱李公若合券今茲所稱得毋再合乎請書之以爲券授李公當贈言焉

賀大中丞濟南周公平寇序

朝制分遣執法大臣畫圻而治職在填撫其於事無所不轄而大者錢穀戎馬羸縮呼吸繫國安危蓋其職甚重而吳尤最重何者吳地於海內一彈丸耳而賦居天下大半號爲天子外府自比歲不登人用洊饑百姓嗷嗷有亡聊之心惟其民脆悞畏吏不習亂兢兢幸以亡事而本實先撥則識者憂之以故廟堂妙簡名

德大臣付以保釐之任誠重之也而濟南周公寔持節以來公始蒞吳超然覽於大計且孳孳顛析其利病而深策之以爲吳患在民貧民貧在賦重今夫上供之賦勢固不能猝減而額外之浮冗法中之侵漁有司不暇詰而百姓不敢聞者此亦所以敝吳民之一竇也吾姑先其所得爲者於是銳精鉤校其出入悉爲規條以授監司使者使卒成之公於賦法特心通當其鉅之爲億萬纖之爲錙銖勺合最棼糾不可理

而公不事勾股屈五指籌之咸以無爽老胥爲之束手自是吏習於徵民習於輸亡有窟穴侵牟其間者卽所省姑蘇一郡至以數萬計而民始蹶然有更生之望於是議者以公爲善心計識大體此古劉晏韓滉之儔能爲國操利筦阜安元元者也蓋其事甫集而尋以江北之捷聞先是淮楚之交有劇盜亡命剽掠有司不卽捕至於阻山爲窟稱王僞署焚解僇官勢大猖獗三輔震動天子爲之南顧赫然詔三省撫臣

相機戡定而公聞命之翼日遂率兵赴之屯於
皖城賊懾公先聲負其積聚退保險阨以老我
師公默計遊釜之魚卽糜爛可待顧曠日費財
以稽主上之南顧其若封疆之義何乃潛使
人焚其芻粟賊破膽乞戰未戰之一日公預尅
期自皖城趨軍中將士益奮爭冒矢石遂大破
賊效首虜者毋筭又以計禽其渠魁不終日而
大寇就夷畿甸晏然於是議者又以公爲饒知
畧解韜鈴庶古方叔召虎其人能爲國捍奸

禦侮尊俎折衝者也世方眩公之表而遺其裏
宜其各以一事知公若此而士大夫習公者咸
稱公倜儻明達自天性也而於學又無所不闕
凡儒墨名法方術百家之言皆能涉其津涯咀
其精英其爲儒生言則言經學爲介胄子言則
言武畧爲郡邑銅墨長吏言則言土風吏敝諸
以職事承下風者莫不人人得所欲去退而凜
然奉公之教若負霜雪此非其躬有之惡能洞
機中窾以立譚數語而當十部從事乎以故一

實齋集 卷一
試而輒效再試而再效繭絲雀鼠之蠹不抉而
除潢池萑苻之警譚笑而麾之有餘勇焉假令
偏至專精之士竭蹶爲之宜不及此蓋公之養
之者邃而 廟堂之用公者審矣或曰茲役也
天下固譁而頌公之威名矣當事者且益以兵
事知公而今兵計重者在西北二陲得毋奪公
而去之乎又不然將使公坐而籌之得毋稍積
公資而進爲本兵乎余以爲天下有均之稱大
計者而標本異形緩急異制類非狃于目睫者

所能覩也則錢穀戎馬兩者之辨已今海內泰
寧百職咸理顧獨患民貧耳四方告災者歲亡
慮數十上民半菽不給尋響而待起隱憂微獨
吳也歷覽前季未有不始於民財竭而民心從
之者是故卽有點虜窺邊奸人盜兵疾在四支
可一藥而療若乃急征暴斂剥膚椎髓有竭澤
無魚之憂此腹心之疾扁鵲倉公所袖手而深
計者也 主上明聖詔旨每下其於真民也恒
惻而懇其於飭兵也恒簡而毅淵乎 聖謨良

有所重今茲重在吳則以公填吳其又重在計
相他日安知不稍積公資而進爲大司農乎自
頃度支亟於圖國而不暇憂其民卽公之所猷
畫勢且不能盡究他日公誠自爲之旣已燭天
下之大計而且習於吳之賦法與其民重困之
狀其必能破拘攣布大惠於以逆折亂萌而益
培 國家之根本其效又可躋足而須也蓋聞
諸輿人之頌咸以公爲大司馬母若爲大司農
者此若出於吳民之私而長慮君子爲國忠計
寧有以易此當此時而後知吳益重公重之也
夫豈惟吳重天下且待公而重矣故因序公平
寇之勲而書以俟之願公毋讓焉

贈邑令栢鄉呂侯考績序

朝家錯置百職庸以乂民內若三公九卿人主
所倚以熙績代工者姑不暇論外之兩執法使
者洎監司守令相仗而治固亦人難其官矣迺
論治者提衡而較以爲母若令難蓋縣官所急
自兩臺下之監司監司下之郡郡下之縣而縣

無可諉者矣迨乎督責加於民民不問其下者之爲誰而爭譁而指目其令故勞也惟令逸也惟上德也惟上怨也惟令勞與怨之所集也故曰令難夫令難矣而令於吳尤難吳賦什倍他省而民俗皆窳靡敝過之又喜構蜚語以眩冒其上令獲上或以失民敗得民或以忤上譴勞與怨亦且什倍焉故曰吳令難雖然吳令之難未有難於近日之吳者也比歲以來稽天之潦赤地之旱踵相躡而告於廟農困而俗益靡

良民槁立而日敝宮府塞徼之費勢不能盡絀而蠲貸之令常不能勝催科之急也是以縣常勞而事不集事未必集而怨已成府矣故令於近日之吳乃難之難也崑山吳之劇邑也而栢鄉呂侯以進士來宰是邦至於今年矣他人爲侯搖手蹙額而侯顧雍容緩帶自如上之條教不必盡便而侯務劑之以惠下下之疾苦不必盡達而侯務伸之以成上侯之德意上或有所不盡明下或有所不盡愜而侯務將以至誠

輔以方畧卒之上格而下信奸良之辨若數黑白而不窮於情兩造之曲直若燭照而不窮於法至於催科期會乃吳令之所謂尤難者而侯恒以時張弛其間上小緩則紆以與民下小怠則振以奉國民與國常交便而不窮於力卽吾崑之俗好以空吻持清議於下其於長吏或一切亡所假而卒不能有加於侯退而未嘗不心服也羣居而未嘗不交口譽之也夫侯少年去諸生亡幾且北產也非素習爲令者也而一旦

何修以得此余觀於侯敏而裁廉而慎直而敬敏而裁故應務練也廉而慎故砥操粹也直而敬故御物弘也庖丁之解牛當其操刀立視而神已全故技而道也侯之辨治崑也則其淵源深矣是故令之難也吳令之難也令于近日之吳之尤難也三也而余謂一而足矣蓋難其不如侯者如侯則何難吳哉侯方以三年報政天子且有卓異之賞以褒勸吏治其所以待侯於方來者當日益崇顧其名日崇而其事乃日

以稍易侯爲其難者易之而况爲其易者乎雖然吳信不足以難侯而吳之難且日以益甚吳之不能以難溷侯可計日待也而侯之去而念吳之難豈遂忽然乎哉侯他日簪筆荷橐立文石之陞恣言天下事將全吳賴之庶幾乎侯效其易而吳之難或有瘳也於是學博陳君等率其諸生徵詞於余以爲侯賀余憂如漆室而又忝爲知侯者故不復爲卮言諛詞以干鄉校之議而直以治吳難易之故反覆爲侯道焉蓋不徒徼一時之惠於侯而已

贈州大夫南宮韓公序

世之治也上常以其耳目抑而屬之於下而下獲以其心志仰而通之於上是故下之所喜上之所褒進也下之所惡上之所訾棄也蓋公論在下而紀綱在上其操縱予奪陽制於上而陰出於下此亡他民自信其心而上迫於求民之心至於民各得其心而上之責已矣夫然吏安得不急民而治焉得毋稱盛乎自世之衰上爭

寶齋集 卷一
挾權重恣睢曾臆而秦越視其民羣吏無所師
承秕政日播而猶以虛聲聳聳其上上益佐以
其私所憎愛而能否相冒賢不肖雜糅於是
下以爲鴟梟上以爲鸞鳳下以爲勞撫字上以
爲拙催科公論壅闕而紀綱倒植吏有急民者
民百譽之而不能勝其上之一毀之也吏治之
日衰則所從來遠矣由此觀之使者之於有司
得則交得之失則交失之而元元之命特懸其
間余嘗持是說以陰察吏治之盛衰未有能易

之者也而於今得吾州大夫韓公爲一快焉公
古恒趙間人也其去諸生守吾州僅期月間而
又白皙美少年公之始至也其小人過而逆之
逆其鄉曰得毋不習於土風乎逆其去諸生亡
幾曰得無有疎於官者乎逆其少年曰得毋識
也難於堅才也難於老乎而公之爲吾州其俗
之醇漓土之沃墁與其人之媿惡區而劑之若
其素比閭也於其名法比詳徵歛會計之術入
耳而通於心矢口而應之若其佔俾也奸民規

有所售其欺不得良民亡所冀其利又輒得其馭下也束薪不爲急其事監司使者疾徐張弛皆中理解又老吏弗若也蓋公之下車甫信宿而環州之民曰賢浹旬而遐陬海澨之民曰賢不匝月而他隣郡邑靡不曰賢以至於監司使者亦同聲隨而賢公距今逾兩歲而上之所牘而獎之者若而人所剡而薦之者若而人其稱公言人人殊要不必盡得公之真而大指歸於廉仁敏妙其民一以爲父母一以爲神君則皆

閭巷間之頌聲與道路之口碑也不知監司使者何自而采取之民間而吾民之肺腸幽隱何塗而遽達之於上吾是以下吏治之盛矣自頃天子益明習國家事念東南重地財賦之所自出也諸文武大吏及監司使者皆妙簡名德任之而諸公稟仰德意又無念不在民宜其不終日而明公之賢也以是知諸公之爲上也其迫求民之心者也公之爲政也其急民者也夫牘而獎之剡而薦之未足以爲公重也公以政急

寶齋集 卷一
民上迫求民之心以旌公此之謂上下交得紀綱公論交相維者也此乃所以重公也州之訓導熊君等乞余言贈公夫余卽有所稱述度亡能出諸公之表豈諸公之不足而余重之必弗然矣雖然余民也自信其心而言之宜莫如余之真也得其心矣有託焉以鳴其盛宜莫如余之快也此其所以爲重於諸公者耶

送光祿寺署丞孟君南還序

孟君之繇太學生得爲光祿署丞也蓋以例授

云而先是隆慶間孟君之尊人儒林公寔起家是官尋進爲其署正至今大官署中猶傳稱其人弗衰而君復爲是官相距十數年間父子相望知名于禁廷斯亦奇矣然君雅不以是沾沾色喜蓋君生而受書甚習比儒林公歿君外支門戶而陰發憤爲制舉家言其意固欲一決于科名以益濬發其家聲而大成儒林公之志願以再試弗偶頰首而出于例非其好也銓曹旣上君名得冠服將歸需次于家過顧子別若有

弗釋然者噫嘻孟君其猶以例自薄耶且所謂
例也科名也其犁然而別之也將天爲之名耶
曰人名之也名而人爲之也其不若賢也不肖
也之犁然而別耶曰然今且號于人而曰某也
科名某也例例者不自失乎曰固然又號于人
而曰某也賢某也不肖不肖者又不自失乎曰
然然則科名者不必賢而例者不必不肖固非
曰某也科名而并予之賢某也例而并與之不
肖也榮辱沮勸之數何常之有士之仕也居有

以澤於鄉出有以施於國惟其所樹而已卽若
君之尊人急義好施以卵翼其里人里人頌之
及爲大官丞特以廉勤倜儻著聲公卿莫不加
敬邑之士大夫推以爲鄉祭酒而不敢以官序
誠重之也士之以科名進者何限誠不自顧惜
或見擯于鄉評或蒙詬于吏議進不足以其名
驕人而退不能以其行自免夫又誰能以此易
彼也故例常掩于賢而科名常奪於不肖不相
埒而相勝其數豈不較然哉如孟君恂恂溫恭

且慕義若弗及日尋儒林公之德而益光大之
而其材亦開敏嫻於世故他日樹功揚名以自
表見進而立於賢者之林人之遇君與君之自
處者吾知其不爲人後也孟君聞之曰吾敢以
不德而加於當世之顯者雖然亦安敢不自力
以隳先子之德敬受命矣嗟嗟孟君歸而他日
復來京師吾邑之諸大夫且推以爲鄉祭酒如
儒林公時尚安所問例乎孟君於是欣然策馬
去

瞿文懿公文集序

代

瞿文懿公以嘉靖甲辰魁天下所爲制舉義出
而天下士奉以爲樞楷至今其翱翔禁林垂三
十年學日以沈博而其言尤澤於道德醇厚爾
雅如其爲人海內之願得公言者造請日至公
率然而應之運斤承蜩恢乎有餘技也蓋自近
世操觚之士貴耳賤目負其侈心而輕簸其無
防之口以爲自東京而下咸卑卑亡足道者艱
之爲聱牙棘吻而曰此秦此漢也糜之爲臃腫

餽釘而曰此韓呂此莊列也其名愈近而其實愈以離其變愈繁而愈下矣夫刪述六經知言如孔子亦可以已矣而其論則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詞達而已矣諸子秦漢之言不必醇於德而至其指事迹情靡弗達也卽若東京而下爲唐宋諸名家之能言者不必醇於秦漢諸子而至其指事迹情亦靡弗達也則猶夫孔氏之論也而世輒以虛聲撼之無其德去其達乃欲關千古豪傑之口而出其上宜公之唾而弗爲

也公所爲言具在氣不必厲以爲高語不必斷以爲奇蓄之淵淪出之天倪務以極其中之所欲言與夫所能言而止是故其溫然而璧潤也其泊然而太羹也其德也其朗然而光氣屬于霄也其沛然而江河也其犁然而曲肖之爲化工也其達也古之論文者極其用至於經緯天地輝燭萬品而其遇有不必盡諧要以本之德歸之達而文之能事已矣則其體然也公生當熙朝以名德尤著仕至少宰人主將大用之而

寶善集 卷十 十七
未及以歿天下覩公之文或惜其不究於用而要之讀其集想見其人其詞之達也與其爲有德之言也卽有知言者可坐而照矣公集行世能謂公不究其用而不能謂公不究其體其驚詭奇者習公之言將退而赧然自愧其亡當而或有慕言者習公之言恍然若揖讓於唐宋諸名家而直窺其統而公之所爲天下樞樞者夫豈獨其制舉義而已也余夙以文字受知于公有國士之過俛仰老矣墮惰廢學以爲公愧而獨樂序公集者以爲縱不敢庶幾于知言之列而要不可謂不知公者故本公遺意而論次之若此若公瑰行大節則國史家乘詳之不具著云

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歙人程于行氏爲捐橐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扃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

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爲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
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揚人
善其推轂于諸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
先生以爲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卽俞先生弗
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攷
鏡已蓋明與詞人之業蠶起漂涌然大抵出于
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徃徃十不得一此
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藜菹褐不厭死而已者曾
幾何人是故饑寒憔悴頰首而從干謁其於詞

特椎剽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致以成其遊道
而其著者僅亦馮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爲名高
以鯖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而耳觀
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名不虛附當其身或
勢激相重以夸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
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迺俞先生跡不能一塵
之外游不能千里之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
卽達官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生聊
一應之泊如也豈與夫儇巧機辨趨時混俗游

大人以成名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顧以是得顯
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聲不必諧里
耳若詭若匿以自致于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
泓渟奧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蓄積
豈偶然也哉昔永叔論聖俞之詩以爲窮而後
工聖俞窮矣然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祿秩以
贍其妻子方諸永叔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
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
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

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
以昌于詞者也其褻然爲當世布衣之傑復何
疑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然能亟圖其親不
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末簡余縱有所論述
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
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過從先生
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申廷
尉公之指爲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
名者庶有興焉

觀我圖序

比部嘉禾馮先生以進士高第守吾州溫恭子
惠有德於州之民今去之六七年而其蹟若新
更兩三守而州人之愛且戴者追而稱馮先生
日益進當是時紹芳爲諸生受先生知顧獨與
州人共沐浴仁義以謂先生良於吏而已乃先
生之言曰微吾母不穀不及此不穀儼然衣冠
以臨州之人且幸而無獲罪於父老子弟則吾
母之教也蓋先生少孤太宜人且鞠且誨其勤

伯倍於世之爲人母者當先生成進士伏闕上
書言狀太宜人得旌爲節婦已又徧走四方乞
賢士大夫歌詩序傳以爲太宜人不朽已又再
被 上恩太宜人進今號當是時紹芳亦第知
先生有榮施其親如世俗之所名爲能子者而
已矣繇世俗觀之先生起孤童躋貴仕徼 天
子之寵命以榮其親卽沾沾自喜誰曰非人情
者乃先生擢爲比部郎讞論益謹有仁明稱而
紹芳亦起家諸生承乏秘書以其間承顏接辭

寶善齋集 卷一
於先生察先生之所以持諸已效諸人者屬屬乎其慎也歆乎其弗自得也小子愚不知所出意若曰先生行事大抵依于長厚蓋天性哉一日先生奉所繪觀我圖屬爲序曰子知我者願有以勗我我將觀而免焉蓋先生生平所歷自學而仕與其所蒙被榮寵咸在而太宜人教特首著之紹芳受以卒業始得飫觀乎先生今昔之致而歎其慮之精也夫太宜人稱未亡人提携二孤伶仃淒苦而先生偃然方奉畫荻之

教彼何時也先生一日而龍變鵲起仕爲邦君入則佐天子持三尺歲時恩慶朝服旣閑珮聲璆如以朝太宜人於家金緋白首映發于一堂之上今又何時也追昔則怒然而念太宜人之劬履今則愾然而懷主上之賜握冊撫圖而先生之心一以爲吾親一以爲吾君以是知其兢兢砥行久而靡懈豈獨天性哉亦其志念深矣語云積不極發不溢馮先生今發矣而積之不已諄諄以觀我自命且遭明天子在上

寶菴集卷之十一
士得展志效用之秋於時爲大觀竟馮先生所
建樹行若水涌山出甚未艾也嗟夫此先生之
志而亦吾州人之願哉若紹芳之所以知先生
者則旣晚矣先生名孜字子漸別號原泉云

寶菴集卷之十

寶菴集卷之十一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序

大中丞孫公馬鞍山咏和詩序

代

以吳地延袤於海內五十之一而歲歲錢穀相
灌輸京師者十之六又其俗靡巧組繡工作
衣被天下以是得饒樂聲而民間寔空虛鮮益
藏上供之額董董恃歲而辦而比年以來歲數
不登民用重困識者有根本之慮焉蓋余同年

孫公方以中丞之節來填撫其土而怒然其憂之也公之言曰三吳彈丸地耳而爲縣官寄萬年之脉苟無民安有吳苟無吳而天下之慮豈輕也幸其民柔脆而怯事畏法而親上以覲于一日之安而要之豈可長恃哉則日夜顛析務所以噢咻吳民者諸凡剔蠹興便省供億蠲宿逋小者立斷大者請決民間亦稍稍稱更生矣而公益燕居深念以爲幸而吾慮及此而東南郡國數十錯壤萬里勢不能百吾身而填撫之

而不幸守令不稱弗克宣上德意以尉安元元而吾誰與共此者以是數按行郡國延見長吏人人爲言國家長計百姓利便所以風厲之道甚具比行部崑山斐然有作歎閭井之蕭條而以拊循之責屬之其令讀其詩其志可知也昔周公作豳風原本民俗道田野之艱難其言篤而懇吉甫之贈申伯終之以操此萬國其言大而遠公之所以憂民而帥屬者義兼之矣於是崑之令爲劉君某豈弟而潔廉能奉公之志者

也將勒石以傳公之詩且屬諸搢紳和之而問序於予夫爲令而迫傳其大吏之一言則見以爲下媚其上爲搢紳而和之而序之則見以爲子弟而諛其父母若大父母然吾獨知公之心其精於慮吳也其精於奠國家之脉也劉令之感於公誨也其自厲也抑贊公以奠吳也夫爲吾上者殷殷於吾民若是而吾曹無一言以宣其隱則何以衣冠而爲民望也是故諸大夫和之而不佞其序之

大中丞小溪孫公馬鞍山咏和詩序

大中丞孫公之按部崑山也以間行視城隍陟高而望愀然興懷其翼日則以詩示邑令劉侯侯受而讀之歎曰有是哉公之勤恤民隱而推心下吏之腹也卽應龍不佞且庶幾夙夜以母忘大訓焉亟勒公詩于石而具以謁諸薦紳先生曰古之大夫將事于異國者率稱詩以見志一倡羣和史氏以爲美譚是詩也思深哉其公之所以造吳者乎將此邦之父老子弟寔蒙其

休諸大夫寧無意乎則又就某而請曰子史氏也嗣左氏而流美譚者非子之職也夫願子序之余辭弗獲則曰夫縣官張設衆職所以計安元元甚具顧上之職職宣導而下之職職奉行其相待而相習則交就也其不相習而相待則交敝也蓋古之善爲政者挾肺腸披肝膽俾上喻其下下安其上故片言而受之者若挾纊或以十部從事之力所不能得而坐收其用于一紙書其效可覩已今中丞公所至延見吏民考

問疾苦一言之善其吏以爲華袞其民以爲雨露而又能以按行之餘覽眺之所得溢而爲詩卽公行鉅而業尊雅不屑與文士角一日之長率然操觚短章寂寥而其帥屬憂民之旨溫厚隤惻未竟讀而悠然可想也公樂輸其情而劉侯樂得公之情其相習而交相就也和風翔而甘雨應矣且世之讀公詩而不深覩公者無以公侷自見于空文乎哉卽其所覩記自公下車削冗費裁濫役歲省以鉅萬計所請蠲積逋累

歲以數十萬計京口之盜業萌芽變且叵測公
不動聲色而夷之清丈之役殫精絜令以命有
司事集而民用不擾公之凜然顧畏于民暑若
洞瘳也其孳孳衽而席之弗啻饑渴也而况大
江以南蘇最重其名最饒亦最敝蘇之屬州縣
八崑又最敝公之目擊而憂存矢口而爲之詩
也誠其寄深矣善乎吾劉侯之言之也曰其公
之所以造吳者乎夫侯旣已晰公之指而深乎
其味矣其有不益緣而暢之以加惠吾民以贊
公保釐之治者乎是之謂相習而交相就也美
哉斯詩寔始基之父老子弟且跂而被公之賜
諸大夫信安得默然而已乎於是薦紳先生業
以次成和而某申言於末簡曰公政成內召不
久矣余承乏史氏亡能有所紀述以張其盛顧
少嘗學三百篇而得甘棠之詩而知其有當于
公也他日請賦之以爲公壽而已無所復煩授
簡矣劉侯曰善請序之

送姜仲文視學關西序

今天下藩臬之權見侵於兩臺使者蓋陵夷溺其職矣而獨臬司大夫之視學者其業不能出鉛槧之外其所衡量不能出諸生博士之外而又以導勅從事以故臺使者若優之事不數數關請頗得以申眉彊項自行其意余謂藩臬中可勉而究其職者此耳而吾友姜民部仲文得之仲文少年名家子雋朗好奇節雖守郎署耻墨墨就其伍數上書譚天下大計至爲朝廷分別賢不肖甚辨間與二三同志商權人物遇所

不快意輒大唾之此其人即使旅進爲他藩臬猶將諤諤不爲苟徇况得以自行其意如督學者乎吾幸是官之宜於仲文也今之言學政難者曰公且明以仲文志節矯矯如是又少年嫺文辭其不難以公明著審矣吾又幸仲文之必宜其官也雖然彼所謂公且明之難者難於衡文云爾是旣不足以難仲文仲文抑將施施然居其易乎今夫多士至疏賤也國家以藩臬大吏爲之師精簡其人而優之以權制寬之以歲

月固將有所養而用之也今仲文所受璽書具在纚纚數千言主校閱者什一主造就者什九文行之軒輊若莛與楹矣何也蓋自場屋之制行士皆糊名易書以隔塞示公勢不復能以知言槩責之主司者而獨學使者與士相習得以平日叅伍其文行而賓與之以寓古選舉之法其重宜在此不在彼而近世居其官者顧大抵專精於校閱而以爲能以是文與行遂杳鑿不相應而士風浸敝故學使者粗若可以自行其意而或不盡究其職可惜也今仲文固少年嫻文詞也迺退然不以自多而獨斤斤操行雌黃亡所假晰於職矣而其治又在關中關中秦漢故都有殺函河華之勝士以朴茂淳直望海內卽蜚英揆藻意不能亡少讓而要其風格骨力嶷然嶽峙而沛然河流者固隱隱于毫楮間不乏也故以仲文得秦士教易行也以秦士得仲文材易達也仲文且日以其文與其行叅伍而進之彼所謂朴茂淳直之士望仲文而趨若其

寶齋集 卷二 七
的焉以是養之以是收之吾又甚幸仲文之終
無難於秦士也且以仲文爲秦士的以秦士爲
天下的士風之不茅靡而江河下也或此其階
與嗚呼假令仲文爲他官不必得行其意卽自
行意不必遂也卽意遂所究乃不能越錢穀刑
名間孰與國家收多士之用哉仲文勉之異日
秦士連茹而進以文行彬彬名當世必有能原
仲文養士之效者吾拭目以觀之矣

三輔衡士錄序

國家用經術造士所謂制舉義者當天下草昧
人文未開其初斤斤簡樸僅若訓詁之辭而已
乃其後士澤於教化彪炳芴薄日相矜以縟麗
至嘉靖之季而靡濫極矣 上有意亟反之士
亦厭而力汰其故於是一變而虛玄要眇甚者
緣飾以諸子二氏洸洋凌厲而士爭翹然以驚
奇吊詭爲名高又滋敝焉故自比歲數厘 明
詔申厲學官弟子勤勤以正文體爲首務典文
者亦罔不思更新之仰稱 上意而要之天地

之氣淳發而爲才才拓之而成氣氣漸靡之而成習相推相遷變而不可詰者豈盡人力哉
國家稱文盛之際曰成弘間成弘之不能爲國初與今之不能爲成弘也皆勢也而譚文者輕自詭於復古至一切繩以平實夫誠得古之所謂平實者而收之豈不甚幸顧文不勝變而其情始難言之已平者誤而之庸實者誤而之穢士自擇於毫芒之間固難而典文者一一而臆決之冀以無爽亦未易也士不能無誤典文

者亦不能無爽於是交相懲而過之而奇詭之習牢中於士而不可解則文體之所以宜正而久不正者非盡士過也若吾友徐維嶽氏以名侍御奉簡命視北畿學余問所以正文體者維嶽之言曰士不一才才不一氣文不一詞詞不一體吾不以體窮其詞不以詞掩其才氣治之而方員岐形誰非金也相之而驪黃異采誰非駿也吾庶幾以其似乎平實者而繩夫奇者詭者以其不醇於平實者而繩夫庸者穢者士將

有風乎已而維嶽出按部所至評隲明允三輔
人士翕然稱焉既出其所錄卷見示余且讀亦
且繩之其平實也將庸與穢與無有也其不醇
於平實也將奇與詭與無有也卽言人人殊六
抵華實互植質文相宣而要以風格骨力爲原
本蓋維嶽之於文也得其情矣得其情故上不
爽士信不爽終亦不復誤正文體必自此始矣
余猶憶維嶽往年嘗按宣大兼董其學政所造
士至哀然各首舉於其鄉士林以爲異何況畿
邑四方之極以畿士之速肖於維嶽也如是海
內士之望極而歸者其蒸蒸不爲畿士後亦可
券而俟也則茲錄爲之前茅矣

大宗伯徐公七十壽序

大宗伯嘉定徐公以萬曆辛卯爲壽七十十一
月某日其降辰也而令嘉定者蜀之熊侯以書
抵余乞壽言焉公身都八座又以文章名高天
下余賤且不文一無足以當公而熊侯之詞曰

惟子之習於公也夫稱習於公者則信莫余若
矣蓋先司馬之獲幸于公久自余童髫時從司
馬于京邸則已侍公已而先司馬與公遞出入
中外聲聞不絕或皆浮湛里居輒握手如平生
驩而最後某承乏史局公自鄖中丞入爲少司
寇已自少司寇擢大宗伯獲以通家子朝夕承
下風益知公爲深公始郎祠部祠故劇曹也又
當 肅皇帝時禱祠宗禋愍慶之典幾無虛日
所上事一不當立得譴而公稽古揆今取倉卒

辦咸當

上意尚書拱手受成而已四方請乞

徃徃通賂要人自詭必得公以故事持之甚堅
尚書恃以彊自後祠曹所遵用者大抵徐公時
令甲也已出守荊州荆有巨鎮曰沙市者利甲
一郡其民所恃命也寵王受指于左右欲并擅
之公又持之堅至觸王怒以他詞奏逮幾陷不
測然終無與王地荆人至今尸祝之最後爲大
宗伯故事大宗伯率用詞林久次者而公自他
曹入中朝翕然稱得人不謂躡也公明習彊記

能兼總諸司之要而持其衡每封事恒手自具
草詳覈典暢諸曹顧又拱手受成如尚書於公
爲郎時是時江陵相倨甚往往以氣凌諸公獨
心敬公無所撓每咨以人才國計公因便乘利
所匡正爲多益公才雄而守確學邃而識敏事
至出一二語洞若燭照旣成畫矣卽賁育弗能
奪也以故所居官無弗可紀而其最著於士大
夫間者如此今公之乞身而休乎海濱又且數
年矣方徜徉乎六稅之府婆娑乎泉石之區以

遊乎無町畦之域而曩之抒猷宣力謀而合上
志動而當民心者今皆自託於無有而其所不
能盡晦者獨有司使者間有所造請必爲精言
利害使鄉之父老子弟陰受其賜而已故熊侯
之於公也日有疑夕以諮焉夕有謀日以請焉
侯故廉惠人也而又得公順風而呼宜嘉之易
爲治也宜侯之德公深也雖然侯之德公而願
壽公也其爲嘉一邑已乎其將爲天下乎自余
通朝籍所見九卿大僚不下數十人每與之語

意未嘗不思徐公也及退而攷其行事其思徐公也彌甚今方隅多故社稷之計皇皇靡依當事者動有乏才之歎以公鄉之所施于朝廷者既彰彰如是假令天子一旦思公下蒲輪之徵付以宅揆統均之任其與廢抹敝及所以陶鑄旋斡者當不崇朝而奕然改觀其功與一鄉一邑其業與一丘一壑豈可同日道哉公今七十而神益王精采辨博少壯者弗逮也碩果之遺天其或者意在公乎而熊侯方以循良最行入爲耳目諷議之臣私德公而公爲天下其必將陳老成黃髮之義以動上聽則所謂天下之壽者將於是在夫豈惟其鄉邑之慶而已熊侯聞而善之曰子真習公者夫子之言不穀所不敢任也雖然其又何敢忘願書以爲公壽遂序其語使持以侑萬年之觴

大宗伯徐公七十壽序

大宗伯徐公之壽七十也余旣受嘉定令熊侯之命爲之詞矣而意猶若弗釋然者蓋第推熊

侯之指而屬以天下之望固未及余之私也吾聞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何者身重於天下也然則與公進而壽于朝孰與退而壽于野余嘗爲公問耆舊推廢興愴然悲先君子之不可作而盛公之所遭蓋嘉靖中先君子與公先後登朝是時倖相父子用事士爭趨之若流水卽吾鄉諸公大抵相牽引以去聲勢翕然而公與先君子獨嶷然衆中亡少貶之色當其心相期語相盡淋漓慷慨旁無他人人亦莫

之與也今去之四十年同時諸公形景銷滅卽先君子晚而及休明之運以公推輓之力致位九列粗欲有所豎建以不辱知己而天不憖遺墓草且宿矣而公自八座致其事歸優游林臯者又數年始爲七十追惟曩時聚散升沈之迹雲飛鳥逝其變至不可勝原而公獨巋然爲魯靈光其所遭可謂盛哉然嘗怪世人之情夫亦何厭之有他人出公下者其進退至老不能自決或再起家居重曹者比比而公才畧於公

寶善堂集 卷十一 十四
卿間少雙廼息意丘園泊然無所希於世近世
以來大臣子孫多奮身制科爲里族所豔羨而
公二子並以雋才連蹶場屋公又夷然歸之不
可知之數至於素封之業悉以授其二子勅家
人無有所關白而日與賓客故人坐享其養舉
凡世人矻矻窮老以柴柵纏繳爲終身役者皆
一旦脫屣棄之而獨歛其雄心逸氣自放於枯
槁寂寞之濱而曰吾道固是也龍蛇詘申曾不
足以當公之一呷豈其無所得焉而及此蓋頃

受公所解老子讀之弘通浩衍恍然發猶龍公
之指於數千載之下然後知公之所託深也夫
道德經五千言而其大指爲治身治天下而發
其論治身者亦不過曰知止知足可以長久良
以謂得喪寵辱不滑其中然後可以抱一致柔
而坐進此道此豈所謂道之精與而公平生之
所操持要無出此則公之壽豈獨得于其所遭
哉是以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聰明不衰而
神益王假令公尚用事于朝底績懋功見謂榮

遂矣然枝葉盛而本實或撥此道之所不載也
公又安能以彼易此太史公記老子不言其所
終蓋其人生數百歲卒以仙去者公道其道矣
有弗壽其壽乎則禮之所稱期願大齊固未足
爲公壽也或曰今天下多故矣人主方及席
而需老成願借公之士苴以急天下而徐返其
精是不兩得乎則何如余謝不敏且曰是有熊
侯之指在吾今者固以述吾私而已

送大中丞李公 予告還虔序

李公之自備兵使者擢爲大中丞以填撫吳蓋
吳之人自髫而耄靡不手額以頌 國家任人
之明退而交相賀以長有公也蓋公初蒞吳屬
歲大侵民間枵然罔有寧宇公所爲儲胥噢咻
之具亦罔有遺力其大者如請蠲賑精會計庀
戎給餉皆孳孳祛蠹興便爲吳人造更生之福
而尤以絜廉敦靖先其所部以故數年之間吳
人饑而不害寧死而不亂蓋爭怙恃公以爲父
母當是時公故隱然南長城矣比公進而持中

丞節益務究宣其德意而增修其緒業吳人之
怙恃公也彌甚然而公居恒念其母太夫人時
時有陟屺之思吳事迫則公勉而以其身就國
及吳事稍緩而公始怒然以其官爲桎梏灑然
以一日去而就子舍爲快矣蓋婁疏始得請吳
之人自髻而耄又莫不愀然思留公而弗可得
也夫公純孝人也論者以爲公不以三公易一
日養又以爲天子亦不能奪公而爲之曲聽
公去躓矣然自天下大計言之此猶公一人之

私也今吳於天下重矣其土之登耗則國家以
爲虛實其人之安危則四方以爲動靜合億萬
人之心而思長有公而卒不能勝公一人之私
也則母乃非國計也乎盛古之時上不自爲情
而采億兆人之情以爲情故有所登置而民莫
弗宜之故其詩曰嘉樂君子宜民宜人其季也
衿紳之與草莽殊臆而慮廊廟之與閭巷異口
而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紛紜膠擾而莫
適從于是賢者有不究之用而吾民有不竟之

享故其詩曰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君子是以論其世也方今明主在宥寤寐側席衆正之途闢爲周行豈復有滄滄訛訛之虞而公又自以其將母之私奉身而退疑無當于識者之慨而要以吳人之情則所稱國家任人之明謂何而期月之間乍用乍舍恐天下有以窺盛朝也公當行吳之屬州縣八州之守蔡侯崑之令陸侯等相率而徵余言爲祖其意亦愀然若不能一日留公者守令之於民最親此豈所謂以億

萬人之情爲情者耶以吳之人情如是凡吏於吾吳者其情又如是此爲公平私乎謂吳人而私其怙恃謂諸君而私其大吏可也謂舍億萬人之所謂私而別求所謂公則吾不知也夫公論之有晦也有晦而旋明也賢路之有塞也有塞而旋通也勢也而况今之夫嘗晦也未嘗塞也有如天子一旦思公沛然發明詔徵公于雩山贛水之間則公此行也其莊生之所謂六月息也夫余且從諸大夫及其髻髦跂而需公

之復矣

贈邑侯栢鄉呂公應 召北上序

往栢鄉呂侯旣蒞吾邑之三年政成人和以課最聞時學博陳君屬余贈言余大指謂當今有司之職無若令難又無若令于今日之吳之尤難而侯以誠心雅操坐而運之是以政成而不勞自此而居崇陟膺則破竹之勢矣識者以爲知言迄今又二年而天子以臺省員缺下銓部精簡郡邑吏治狀尤異者充其選而侯名在

上列於是邑之人士莫不始而樂侯之召旣而戚侯之去而公車士張君世皞等介余弟夔儼然復謁余而請曰侯且行矣盍申之以言夫余自以爲知侯也者而不能辭顧亦何所加于前之言也雖然余鄉者屏居田間久習覩鄉邑之事獨以爲令難耳頃從中朝來陰察天下之勢與夫言事者得失之大指乃知臺省之任其難固不啻令也何者令之難大都以民黎彫瘵則噢咻之難豪猾踰檢則繩戢之難與夫簿書期

會自兩執法使者而下一切責成于令往往有
掣肘束濕之患則調劑之難此難在一方耳所
號為巖邑壯縣不過百里其利病易晰也其膏
澤易究也其擊斷易決也吾意之所可否固易
得之下而亦不難得之上即有監司使者弗我
奪也彼九閩之邃嚴孰與夫堂皇之唯諾六合
之焚錯孰與夫百里之經綸言而當或以阻閔
弗入言而不當且以馬瑣受譏或計遠詞危而
媮安者以為生事或忠憤摘發而見迂者以為

沽名且當今雖天子明聖耆賢在列然而黠
虜陸梁于洮河羌夷竊發于滇蜀帑藏竭于內
民力困于外又歲重之以不可知之水旱蓋四
支之踈盭且移之腹心使漆室之女生今時不
知當何如以為憂而况閨闈諷議綱紀之臣
國家所以優寵之恒在諸曹之上此豈使之自
為重而已哉使言必當必行行必天下受其福
即異日者侯之撫時度勢當憂憂乎難之矣雖
然吾向者以令之難而侯獨易之安知今者臺

省之難乃足以難侯乎今天下所患在任職者無實心而實心者不必任要職侯之誠心雅操其邑之人頌之其監司信之以治崑之心籌天下事何所不當以事監司之心格于廟堂何所不洽當是時始知臺省之果不足以難侯而侯之所以爲臺省者亦終不能舍其所以治崑者也侯行矣天下之事拔俗而爲之始一人焉則怪旣有一人焉則習三則靡然從之矣今兵垣之長曰張子伯任者亦侯之舊民也其入所謂以實心居要職者侯試與左提右挈而論天下事天下風節之士皆倚以自強吾知中朝之建白必卓然有可觀也已夫諸君毋庸以戚侯之去爲也天下有事侯誠欲私崑其道何繇天下熙然躋於泰平寧獨能後崑也且諸君行將偕計吏入京師親見侯之諷議或出而贊侯之下風固甚快而余雖病得偃仰江南林壑間率子弟爲縣官踐更舍然免於漆室之憂夫孰非侯之賜也夫諸君曰吾黨之情不及此雖然子之

言要不可謂不知侯者願書以爲贈遂序之

壽表姊王孺人七十序

代家君

昔我先中憲公同產惟王氏姑一人我先公友愛特甚及吾兄弟之身而常泫然念先公之意其事吾姑猶母視吾姑之子若女猶吾兄姊也蓋姑之仲女歸吾宗兄養和而養和之母又於吾先太恭人爲妹故吾於養和兄兒而姊婿也於王氏仲姊姊而嫂也當姊少時育於先太恭人所與先兄妹鴈行而居吾生後十有一年姊

嘗抱持我旣嫁而時節歸寧其在太恭人前嘔嘔如也其於吾兄弟于于如也今去之數十年吾姊以今歲登七袞而吾歷仕中外退而歸休亦侵尋且老矣嘗試屈指數十年之間方姊抱持時事恍若目前固已感流光之不待而間與姊譚說親舊其間蕩析者若而家凋喪者若而人浮沈反覆行雲散而飛鳥逝也則又慨然歎晚福之難全如此卽吾兩家亦中更衰落吾賴先人詩書之澤獲保其緒業而姊亦辛勤力持

寶齋集 卷二
門戶至今而克有寧宇諸子皆頽然自立而諸
孫方讀書穎發行將拓而張之有方來之慶而
設悅之辰吾得以垂老之軀拜姊堂上舉一觴
相屬豈非福哉老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夫止足者俗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陰相
也止足則心平平則樂樂則壽而康然則非造
物者壽之此自壽之道也吾見姊老而加健輒
以家付子婦坐而優游享之庶幾乎知止足者
能無樂乎能無壽而康乎前年吾再徙官當之
粵西遽引疾自免親知勸駕者吾必以止足之
義告之以姊之明淑意豈異此老氏之言若信
期頽大齊之觴當次第而舉吾將奉杖而從姊
之後矣

寶菴集卷之十一

寶菴集卷之十二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序

朱大司空壽序

吾崑有少司寇王巖周先生者當正嘉間為名臣有人倫鑒嘗視江右學器今大司空朱公于童子時作鼎銘以詒之更數十年而朱公去為大官功德施于當世如所期云紹芳少時長老為譚說其事心豔之稍長從家大夫宦游中外

自公之暇言天下偉人必首朱公於是益以周先生爲知人久之成進士居京師朱公已前致其事歸而公子維京同年舉于南宮溫恭有文世其家余前問知爲朱公子握手相得驩甚也蓋紹芳知慕稱朱公垂三十許年然仕不及公獨時時從維京徵公起居狀而知公以獻歲開七袞矣吾黨之士習朱公者咸曰吾何以壽公也方公在事時材畧外輳機神內朗所至而治天子倚以爲重若迺視閩學撫山東一再治河及爲司空庀羣役塞巨壩其事尤著今者年雖及而神明不衰藉令天子優詔起公以司空宅揆其翼亮鴻業若伯樂控驥馭走熟道也吾願以天下之壽壽公其私朱公者則又曰吾何以壽公也公所居官大抵名艱鉅而公務以精嚴舉其職鄉時拮据胼胝意雖甘之然亦勤矣垂老而蒙天子恩曲聽公歸歸而婆娑乎圖史夷猶乎巖澤與淵棲谷處之士爭勝于翰墨杖屨間徐覩其子踵武而興抑何愉快也乃非

直世忘公公亦忘世矣吾願以公之壽壽公此
兩者皆知慕愛公顧其論不能相一如此紹芳
聞之溺珪組者隘巢由爲桎梏逃山林者薄伊
周爲筦庫士之所趨各從其好甚者更相笑以
爲高要非篤論也君子出處動靜何常之有貴
在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然伊周巢由亦各
異時而抗節顯功有專至而無兼能非獨其性
之所岐材之所不逮傅齒去角固亦天道然哉
今朱公生七十年其進而樹勲揚聲光曜如彼

其退而繕性樂天休豫若此昔者以韓魏公之
功名而意不能無羨于白傅裴晉公唐室元老
乞身東都野服觴詠于午橋別墅之間似于兼
之而遭時不綱老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雖樂
也其有憂乎公生當熙明之代用之卽龍變不
用卽鴻舉外不虞國內不違志伊周巢由合爲
一人而坐進于無疆之休以視晉魏兩公所得
孰多豈非天之所相哉且周先生器朱公託之
鼎業已券合矣然黃耳玉鉉燔亨而薦之鼎也

寶齋集 卷十三
度于廟序不震不竦而長爲國珍亦鼎也鼎之上九不云乎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九在上而居成功剛柔消息而與時宜之然後天休滋至而百祿綏焉故曰大吉無不利余所爲壽公而公所自爲壽者得鼎之上九焉故曰公天之所相也夫周先生幾神人哉卽余言無當于公請誦鼎銘以爲公壽

封膳部大夫支翁六十壽序

思吾支翁者今客部君有功之父也有功成進士之四年而以奉使過里拜先生於家又逾年將父而北先生于是始遊京師又再逾年而先生壽六十以正月某日爲誕彌之辰鄉之諸大夫族立而謀所以壽先生者咸曰子宜爲之辭伏自惟與先生俱爲崑人里閭步武知先生詳且與有功善有功生平志行與其所受庭教波及於余耳焉自先生居卽中雅不樂見客獨以里閭之故辱私余每見爲設飲極驩先生齒堅而骨彊行步噉飲甚健先一年後房猶舉男子

習知先生之壽徵於以效川至日升之頌雖余亦自謂宜雖然余不敏請嘗試言之而諸大夫尚擇之乎士方窮時甕牖繩樞妄冀一命若升天衢而先生起家諸生再歲再被璽書秩爲大夫握珪而垂裾榮光瑋如也是日也有功率其婦子升堂爲壽俛仰輝映朱緋白首賀者闐溢若若華綬此亦人世之鴻慶殊祉俗士之所歆豔踊躍願以身邁者也是足爲先生壽乎諸大夫曰人世之貴富達者之浮雲也願置勿譚卽譚恐不當先生指則柰何曰士之所欣職惟遭時家國俱泰身名並熙今客部之職務在宣上威德輯柔戎夷而有功遭明天子在上醲化所薄沈浸陸離四方萬國莫不回面內鄉解辯以嬉於斯時也宇宙之間蒸爲太和穆如清風有功得舉其職以上奉天子而下亦以其餘退食而娛翁且材如有功其效用方日新而主上推之以褒寵其父母者未有窮也含德弗耀施及其子徼時之隆登受多祉此世之所謂

吉祥善事千百而不得一二者也是足爲先生
壽乎諸大夫曰時乎時乎翳所遭耳先生樂之
所志不存焉願聞其他曰則有業隆一經代稱
不朽兩漢儒林炳炳人口是時經師人各顯門
或傳學徒或傳子孫韋桓之儔世衍厥文上襄
聖統邇佐時君溯源尋根亦播前芬客部少敏
不名他徒凡所指授以父爲師遂精易學爲時
所推薦于春官對于大墀吐英擣華萬士披靡
洎服于官彌覘厥施原本經術毋激以隨誰則
授之先生之詒夫昔賢之燿節者如彼先生之
流澤者若此以今視昔殊方一軌後有傳者先
生其舍諸是金石之令圖智者之所謂大年學
士儒生所謂竭蹶而趨也是足爲先生壽乎諸
大夫曰美矣遠矣雖然堯舜一呖簡牘易漉且
有後世名非先生之所急也願子更之曰余聞
之無績而受其祿者削無德而饗其名者殃俗
名封君乘堅策良籍勢鼓譟以勝爲彊干請是
勤寶賂日彰巍然橐金胡欲弗償在官蠹官在

實齋集 卷十三 六
鄉蠹鄉子賢則噤子愚則從是曰負乘墮其家
聲既罔克持大福不常乃若先生咀六秬之精
游道德之塗恬澹寂寞與性爲隣豈弟樂易與
仁爲徒貴不改度老不易符筭其繡裳蕭然布
襦出矩入繩皓首而儒旣成有功及其孫雖一
經之業沛乎有餘且諸大夫不覩夫萬石之巨
臚乎增之百石而若無增之千石而又若無放
乎東海之淵不震不竦而晏然無沒溺之虞者
其器大而虛也唯大故注而不盈惟虛故滿而

不居然則先生之所受者弘矣以樸自完泊乎
希夷神之聽之百祿攸歸操此術也卽羽化爲
荒唐導引爲土苴古之至人所以入火不爇入
水不濡存與天地俱者也豈與夫人世之百年
者較其區區乎辭未畢諸大夫莞然曰善哉子
稱邇而核遠而不肆於頌禱之義備矣信哉以
言壽先生莫如子宜遂序之以佐兕觥之獻

族叔止吾先生壽序

吾族叔止吾先生以萬曆甲申某月日甲子一

周益少於吾父兩歲而先是吾父當壬午之降
辰則具小舟載一二親故爲微行之山間以避
諸賀者時叔亦在行而他日則屬余曰吾與而
父異而父之不爲壽也滿而自挹也吾不敢稱
爲壽而吾至其日受子孫一觴酌之卽衡門之
下無走幣而賀我者而吾亦欣然有以自樂也
且迫欲得若一言以壽我若以一言壽我而過
我我且釀斗秫勞若而何所庸避爲益叔與吾
父卅角相善而吾父學先成叔輒從朝夕時假
館僧寮中誦習相對文史之外間雜諧笑其驩
卽同產不過也不數歲叔亦學成爲視學使者
所賞拔冠其曹一時才名大譟宗黨間目屬之
謂且當繼吾父奮跡矣而顧以數奇數試于鄉
數不利叔頗已內勸而吾父間以乞養里居又
其後遂致政歸益與叔相從甚樂所居相距至
四十里而遙旬日不晤叔不自命駕而吾父折
簡至矣往者吾父起家東臬未幾擢官陪京叔
固以吾父得官爲喜而離羣之感亦不能盡抑

于幾微顏色之間蓋其情老而彌篤如此雖然
吾父即年少長而齒髮稍稍未衰賴天之靈所
待于將來者未有涖也而况叔乎叔以齒則加
少以貌則加豐以飲噉步履則加健有壽徵矣
而又有壽道焉叔幼有大志視青紫可芥拾而
矻矻白首竟以不讐以齒角之義推之宜壽一
叔生平果于嗜義能立然諾往往赴人之急甚
于已其樂成人之美不啻寤寐而饑渴也含德
之厚造物者宜相之宜壽二叔襟抱曠然咀藜

藎褐了不以是見色戚酒酣慷慨曼聲長謠四
座吐氣蓋酒間不得叔則不驩非夫識超而氣
平其疇能之宜壽三其得數之長何疑而吾父
又雅意丘壑即徊翔九列終不能濡首從事幸
以他日懸車歸老于家而與叔垂白相鄉一觴
一奕追念少年寺館中事恍若隔世而間及生
平聚散離合之迹與夫親知凋喪零落之感其
亦可以欣然而一快矣而叔之冢子萊雋朗有
文或當嗣不肖起以讐叔所未讐之志而且得

代而居外令吾得乞 上恩歸以奉二父之杖
屨俾進而耄耄又進而期願大齊以次第相壽
當其時吾父亦無所避之而叔之慨然爲我引
滿者又當何如也辭畢先生大哈相樂而趣觴
觴不肖曰若我壽也而父與焉是吾心也盍序
以俟之紹芳唯唯受命退而書諸簡

壽沈翁序

世有不爵而貴者乎曰爲德而使人尊之有不
殖而富者乎曰饗不必其溢而必其適有不校

而勝者乎曰不勝人而自勝吾求是三德於天
下而未見其人也吾見有紆紳握璽而戚施其
顏者何貴之有有穴金窖粟而躬不有一錢者
何富之有有睚眦必報而反中其身者何勝之
有此其人柴柵充乎其中而徽纆束乎其外有
覺而逃之百無一焉故吾不求之薦紳大夫富
民豪長者之間而獨於深林絕谷韜光匿跡之
夫陰物色之以爲其氣龐其志壹其朴滙而未
漓也蓋余媿友葉進士某爲余言沈翁之平生

而意以爲庶幾吾所求者其人耶翁居沙溪之南鄉地僻而俗鹵翁之所習也生而恬曠自喜其行猥夫慧子之所訕笑也而翁由之終身侮之而弗校負之而弗怨有德於人而忘之曰固吾性也以畏事不能省其役至於毀家而不色悔曰此吾所安也築圃時花日嘯詠其間以爲常曰此吾之樂也大抵翁之爲人也怯於謀生而勇於赴義闇於機利而晰於大誼儉於養身而侈於適志表於是裏於是壯而老於是久而

鄉人推以爲德操彥方之流莫弗加敬至於有司聞翁名欲以賓禮禮之而弗能致也由此觀之翁之忘機而玩世委運而任真八十年如一日矣之人也不知已得不知人喪豈與夫俗之纖趨者較其區區哉雖然翁強爲我思之而強爲我較之此八十年之中曾有所謂戚施其顏者乎曾有所謂不以身故破一錢者乎曾有所謂睚眦而反中者乎寤而夷然寐而嗒然人非鬼責不禁而遁美哉何其嗇於跡豐於德畸於

寶齋集 卷二
人而侔於天也昔之言壽者以爲人無不可久
生而恒以世故闕之故修短殊數善攝生者能
不爲闕焉而已富貴矜勝之徒脆脆於駭機浮
游於謗川其祈年望壽非不什倍於恒人之情
然迎者一之距者十之其數不勝也如翁之生
無賤乃不知其非貴無貧乃不知其非富無負
乃不知其非勝莫知其來吾將安迎莫知其往
吾將安距翁之德也人而天矣其壽也則天而
人矣天人合矣其數豈直無闕而已

壽于母蔡孺人序

余從史應之諫議舉于鄉已同舉于南宮已又
同被詔讀秘書握手之好天下亡有紬校之暇
二三子輒喜過應之觴詠竟日侍人跛倚客歌
呼自若酒炙迭薦徃徃漏分而無勅色應之雖
信好客亦其中饋有助焉於是嫂氏之賢有聲
于吾黨間嫂姓于氏爲金壇甲族閨闈風教不
扶而直則其母蔡孺人之故孺人以貳室事一
川于公于氏甲第入雲膏腴上賈之田阡畛相

屬而伯兄方爲中丞于公亦入貲假僉指揮事
當是時于氏貴勢甚而公顧好行其德門下食
客益進戶屢常滿有游閒公子之名金壇人言
于公之樂卽中丞弗如也然是時于公年業踰
艾矣未有子益于氏不絕如綫而蔡孺人來尋
爲于公舉兩女子一男子子男子也而又甚文
雖于公善人宜有後然于氏姻黨間爭日屬孺
人以爲其德福遠矣于公用高壽令終孺人所
生男益壯學成而升爲國子女皆嫁名家子其
介甥卽今諫議史君而孺人亦且年七十健七
箸無恙其門戶一如于公時而中丞之孫適以
庚辰之歲兩兄弟並舉進士一門之內出者龍
變處者玉立于氏之昌運宜莫盛于此時而孺
人以令德乘之豈不有數哉諫議君具爲余言
孺人恭儉明淑自一川公與其配范安人而下
莫弗人人宜之而其教上舍君猶不以獨子故
有所姑息殆天以孺人胙于氏也夫天之道其
猶注泉乎虛者納之盈者挹之不知其報視其

施而已天信以孺人胙于氏者必且以于氏報孺人况以孺人之教行於其女貴不改度必能行於其子亡疑也天之所以報孺人者其在上舍君乎當孺人爲壽之日諫議君夫婦念之甚以弗及稱膝下觴負耿耿且其意不無以子壻自嫌外以爲非其親子卽甚通顯不足以寵孺人而張之雖然孺人甫七十耳卽以百年爲常期而後之爲壽之日固相望未艾也應之浸益貴而上舍君繼起必是時乃爲寵而張之耶子

姑待

外母龔宜人壽序

余外母龔宜人以歲之三月十有六日甲子一周而其子壻顧紹芳以職事滯都下弗克觴爲壽因是而頽仰今昔之際蓋愴然悼心焉當紹芳髫童時遊宜人人家至於今垂三十年宜人愛其壻如子其禮之如賓人謂宜人以愛女故施及其壻乃宜人亦自顧其壻非凡子也憶紹芳初成室率其女而歸寧宜人宜人指余而謂

其女曰顧郎賢者若善事之蓋余與宜人之女生平相得甚驩又更十餘年而紹芳徼福于造物者以有尺寸進於宜人始願稍稍若讐而其女不及偕矣夫以壻事其外母疇若以女事其母卽紹芳今日欲有所藉手以報宜人而其道無繇矣雖然自宜人不以喪女故疎外其壻而其壻居常悼念其妻輒拊膺自矢所不能事宜人者非夫也且宜人故多男子今皆頽然成立諸孫長者將受室矣而吾舅氏處士公與宜人

自少以長以老此豈復有所藉於女若壻哉然而紹芳竊有感也夫宜人遇疾而臥牀第者閱七八年其間作間損無慮數四矣當疾作時家人莫不爭危宜人已而竟無恙斯豈有天意乎蓋宜人甫十六歸處士公入門而筦家政水部公貲頗饒顧自諸子析箸而產僅足方中人宜人務以勤儉共肅佐處士公漸起家壻素封矣居頃之宜人遂病又接以更徭外侮之累而家稍落男子子四人號爲能任門戶而周氏素以

族望高爲里中豪所側目徃徃中以文法雖竟以自全而宜人方病時其扣心而憂之者數矣蓋宜人之佐家與其育子俟其成立甚難而尚未食其報也昔漢丙吉未封而病天子憂其不起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上幸勿憂後病果瘡瘡而享其福祿榮名者又十數年夫丙大夫爲德於國宜人爲德于家其鉅細不相當然鉅而不溢細而不漏迺所

謂天道也彼後先偕宜人稱水部公陳安人婦者不下數人而今有存者乎卽周氏大宗家而數之其鈞禮于宜人者當不下數十人而今存者有幾人乎且宜人之冢婦與其長女皆已奄忽而化爲異物矣所謂少而壯者不可保而宜人輾轉牀第之間十許年而歸然自如此可謂之非天意耶紹芳蓋日夜南鄉以冀或者宜人其一旦霍然而有瘳乎第令宜人一旦霍然卽其女不幸不及奉宜人以老而其壻歲時率其

子女從宜人諸子進一觴爲壽宜人必欣然醕
矣今其壻以服官于朝不獲如前所稱壽宜人
以爲憾而宜人且偕處士公坐堂上聞有一介
自燕中至者發函伸紙則其壻之手書與其所
爲壽辭也宜人命諸子讀讀已而具道其所爲
頌禱之義宜人亦必欣然醕矣紹芳之所爲庶
幾一日而報宜人者將在於此若乃宜人自今
以往康寧壽考躋于大耄而異時紹芳或者蒙
上恩得歸省父母于家而以次謁處士公及宜
人則今之所弗克壽宜人者將於他日乎取償
之當是時吾不知宜人欣然爲我醕者又何
如也

孟母徐太孺人壽序

徐太孺人之稱母於孟者垂二十年而爲七十
也其子光祿君卽其生之日率其弟若子稱萬
年之觴且前言曰惟吾母之壽而康也以覆育
其其獲承焉以無辱先君之緒則豈惟顧復之
爲罔極也已則族之子姓稱曰自吾族之有太

孺人也而人知葛藟之賜太孺人之壽而康也
吾孟氏之慶也已則中外之親屬進而稱曰自
吾黨之有太孺人也吾入而獲所瞻出而未嘗
不得所欲以去也太孺人之壽而康也夫豈惟
一姓之幸也已則家之臧獲婢妾咸稱曰自吾
之事太孺人也進不憂櫜楚而退不憂凍餒夫
太孺人者吾天也吾儕小人知長有吾天而已
於是太孺人姑以次第領之比光祿君出肅客
而士友之集於堂者則又皆合辭曰太孺人之

德遠矣吾屬何足以知之雖然自吾之獲幸于
子睹子之勅躬謹度無敢以富貴驕人而意太
孺人之慎也睹子之室無奇袤器無浮侈而意
太孺人之儉也覩子之惠於族篤於親周於朋
友而意太孺人之仁也夫子之先君之棄子若
而年矣子之居不改閭田不改畔子之令聞日
駕而馳之豈盡子之力也耶太孺人之壽而康
也子先君之靈也子如天之福也胡可以弗賀
光祿君益穆然聽之已具以其言白太孺人而

太孺人始欣然爲一醕也曰鄉者以我稱我也
而我弗怡我一婦人也於孟氏何重之有今諸
君以汝及我信也汝而無辱先君之緒吾乃可
以壽矣旣訖事其辭於堂上者顧氏之子萊與
焉以告其兄史氏曰有是哉光祿君之孝也知
以善養矣太孺人之壽也其於寄深矣孟氏母
子間以德義相成若此何必古人哉乃諸君之
陳議也曲而暢頌而有體颯颯乎古六義之遺
亦可詠而書也遂不辭而次其語以授萊使持

爲壽序云

壽葉母王宜人七十序

景泰天順間有名臣葉文莊公者以德誼文學
表于朝而葉於崑山遂爲右族文莊之子若
孫或乍起乍仆以至於鄉進士君雅有志行垂
顯矣又不幸不獲第以歿而其遺孤紹祖僅五
歲伶仃徬徨當是時葉氏不絕如綫人以文莊
之後不昌歸于無天今又二十年所謂五歲兒
者業已再受室舉兩男子而又學成去爲諸生

駿駿有趾美之望於是葉氏隱然若中興云世直以是爲文莊詒厥之力而余覽其盛衰之故則王宜人之賢優矣宜人事進士君共順而能持之以正君禮之終其身宜人屢生子不育爲君叅置媵妾歡若姊妹君病數歲不瘳然竟以病中舉子比疾亟手五歲孤以屬宜人宜人親鞠之不忍委於其母至於文莊之故業門不易闕田不改畔遺服在笥遺書在篋晏然如君之生蓋宜人之所繫於葉氏者其重如此此殆天

所以報文莊也天不忘所以報文莊者而獨嗇於所以報宜人者乎宜人年七十高矣尚健廿七箸總家秉聰明不衰壽未量也而紹祖美秀而文汗血千里可躋足以須宜人保葉氏而食其報其究至豈爽乎哉余惟葉氏縣縣纍纍之澤數世不匱而前以文莊濬發之後以宜人保持之雖均之天也顧人之生也苟有以自樹何擇於丈夫女子宜人一女子且不難以其身爲葉氏九鼎而况紹祖頎然丈夫有不砥行懋德

寶齋集 卷之三
以康宜人而振文莊之緒非夫也必不其然余故益信之曰天必有以報宜人也進士君與先司馬同舉于鄉有兄弟之好而宜人之父參軍公者交于先司馬尤篤進士君歿而宜人與吾母淑人以妯娌往還久而逾親以是具知宜人之內德而今月二十六日其七十設帨之辰命紹芳薦一言以侑燕喜之觴故本其家世而深原天人之際以廣紹祖使持爲宜人壽云

壽趙母張太孺人百歲序

歲乙酉原武趙子二豸自太學應畿試不售遂用例上選人授栢鄉令初趙子在太學則數以所爲舉子業就正不佞所其視不佞則猶師之也不佞固甚才趙子以爲穎脫可立跂乃不虞其垂翅也及鄉書出而不佞憮然失望然以趙子才年甫及彊卽今者弗得志於場屋以須異日寧詎爲晚又不虞其屈而就選人也乃趙子汲汲焉不終日而補吏得今官則以其母太孺人故云太孺人姓張氏爲原武故族以恭儉貞

順相其夫子自儒而官稱令妻矣乃今年九十有九於人世之壽號爲最高其疇昔茹苦而教趙子甚勤晚而望其顯融亦甚至人顧安能以不可幾之富貴而使其百歲之母待之趙子之計宜其不還踵而決也趙子之官僅數日是爲十一月二十有四日適當太孺人設帨之辰於是趙子具冠服躬饋餼以壽太孺人于邸而士大夫知其事者莫不頌太孺人之壽祉而本之趙子之能孝也蓋魯人之頌釐公也稱壽母焉

夫以民歸福於君又歸其君之福於母詩人之述情篤而陳義遠矣而要亦其君有以致之史稱釐公務農重穀以愛其人春秋爲之書三不雨六月雨明能與民同憂樂也則釐公之能爲君者乃其所以能爲子也今制自方岳迄于州縣皆準古五等之國以治其民卽久暫毋論至上下之間所爲咨恤頌禱若出家人然者宜何以異哉比者三輔告災栢鄉近在肘腋之地拊摩安集豈異人任第令趙子能憂其民而圖所

寶菴集 卷之十二
與同其樂饑者不害流亡有所依父子兄弟咸
有所恃以相保也其歸之如流水愛之如父母
雖極箕子之疇衍封人之祝猶不可勝願也於
魯頌所稱何有哉曩吾器趙子以才也趙子則
爲親屈今方大其所以壽親者而進之於古則
趙子之所伸者大矣趙子辱以書來曰子寔知
我願以一言重吾母夫不佞則安能重太孺人
是在趙子之爲栢鄉者而已矣遂書之以佐燕
喜之觴

寶菴集卷之十二

